

“旧诗渐隐，新诗醒来”

——浅述 21 世纪新媒体语境下诗歌的发展

谢钰芬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摘要】诗歌，浪漫的化身。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曾历盛世昌荣，而十余年后，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诗歌却渐隐渐失。多少人言“诗歌和诗人消失了”。但或许，褪去光芒的不是诗，而是过去诗歌所依托的纯文本阅读方式。21 世纪，这是视觉转换的时代，这是媒介延伸的时代。随着新媒体不断发展，人们趋向于听觉与触觉阅读，多于纯文本的视觉阅读。本文研究浅述了 21 世纪新媒体语境下诗歌的发展，从新媒体的角度思考诗歌艺术的发展和变化，对不同的媒介予以分析，以期寻找 21 世纪新媒体语境下，诗歌的新型传播方式和变迁。通过电影、广播等方式传播诗歌。新媒体语境下，视听雄辩，旨在调动周身全部的感官，开启新时代的诗歌新体验。伟大的诗歌正在觉醒。当它醒来，必是崭新的、融合着电影、音乐等多艺术的“新诗”时代。

【关键词】诗歌；新媒体；视听；艺术；冷热媒介

引言

“扫过一天的园子
第二天还要重新清扫
因此我从不夸耀
我每天都有新生
我醒来 醒在一把铁锁内
也醒在一把雨伞中”

——西川《醒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歌曾风生水起，热潮不断。海子、西川、北岛、舒婷的名字红遍大街小巷。但在九十年代之后，诗歌仿佛“消失”了。过去，诗歌曾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采菊归田园般的牧歌式享受。诗歌像是闲情雅致时的娱乐。但在工业文明之后，到信息文明与数字文明，诗歌文化不断发展不断渗透，大众娱乐不止于诗，还有电影和音乐，还有短视频和新媒体。新媒介的诞生冲击了诗歌的命脉。它看似隐去了。它又似以新的方式觉醒了。

“伟大的诗歌正在觉醒。”诗人北岛，以这一句话，开启了一个诗歌专栏。诗正在觉醒，说明它曾经睡去。在睡梦中，诗歌萧条了，被“边缘化”了，人们扭头去追寻更加温热的艺术中去，投入影视、音乐中去。当此时，如果诗歌一味地追求“纯粹”，纯文本，纯题材，纯表现，它就注定在沉默中沉睡。而所幸的是，一股热媒介袭来，带着诗歌出逃，获得影视音乐的语境，重新醒来。

新诗是被唤醒的，旧诗是被遗忘的。这句话不是标志着什么，但却暗示的是，21 世纪新媒体语境下，诗歌脱离纯文本的意义，展现了从视觉到听觉触觉的过渡。它的复兴，注定是视听双雄的辩证。

1 何以为诗

什么是诗呢？朱光潜给它定义了很多，美国卡尔桑德堡也定义了三十二条。西川说：“但凡是能够使我获得再生之感的東西，都是诗意。”

比如说，我对这个杯子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是忽然又挪动位置，忽然觉得这么好看，这就是诗意。它一下子让我对一个熟视无睹的东西重新有了感觉。就是一行诗，一个词，如获新生。

什么是好诗？合辙押韵，意境修辞。一个押韵押得特别好的人，他是要破韵的。博尔赫斯评价莎士比亚，说：“莎士比亚充满了败笔。”在艺术里，就是这样的道理。败笔、烂诗，反倒是高端诗人。

21 世纪的诗，再不是装在书本里的一行行字目符号。传媒语境下，传播速度，阅读速度，发表速度一一加快了。

20 世纪 90 年代，网络文学兴起，老派传媒面对新生媒体的挑战，最早互联网出现了诗词中国纪录片，百家讲坛也有了关于诗歌内容的人文讲座，央视综艺推出诗词大会。1999 年，第一个纯诗网站“界限”。2000 年，又有“诗生活”。

在视觉文化一步步变幻着的今天，诗歌告别文本概念。旧文本意义上的诗歌，已经逐渐丧失生命力，新传媒语境下的新诗，则重新活跃。诗歌醒来，醒来的已经不再是纯文本意义上的诗歌，而是崭新的、融合新媒体技术的、伴随音乐、电影等艺术的“新诗”。

2 告别文本 媒介催生

新媒介的发展，相应地改变了每一时期文化艺术的传播方式。诗歌的传播变革，从口传文化，到印刷文明，再到电子传播。古时口耳相传的“说故事的人”已不复存在。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印刷业发展，为诗歌的传播带来了便捷。人们不再需要围坐一炉，聆听航海家或猎人娓娓吟诵神秘的诗歌。纸张、书籍成了远行千里的信鸽，口耳的延伸。

但随着时间的沉淀，印刷文明唯一的缺憾也渐渐浮露——互动丧失。

从前口耳相传的在场交流模式，最直观的感受便是人们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诗歌的发出者有着最权威的语境，直观地拒绝了任何误读。

20 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则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它给印刷文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果说，印刷弥补了诗歌口耳相传的时空缺憾，带来的是进步。那么，电子媒介刚出现时，它甚至被当作是诗歌的“催命符”，仿佛为诗歌等文化艺术的积累打上了一笔重重的阴影。这是因为，印刷下的文本，书籍——曾一度被认为是承载诗歌最适合的媒介。诗歌已深入人心地占据了文本阅读的范畴。在未找到新媒介对诗歌的意义之前，它仿佛只是将诸如电影等可视可听的娱乐性艺术带至观众面前，取代了诗歌文本。诗歌便在印刷中冷冻了。

当互联网将世界织成一个圈，到 21 世纪，尘封在冷媒介中的诗歌，终于在视听的热浪中醒来。

人们找到了唤醒它的另一种方式，一种延伸至视听的新语言方式，此时，诗歌不再仅仅局限于书籍。它以全新的方式，回到了口传文化的有声互动中来。诗歌之光，正在醒来。

3 为你读诗 必有回响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言“媒介是人的延伸”。延伸的，是文化传播的形态，也是人类生存的方式。

在 21 世纪新媒体的语境下，诗歌的发展呈现出由印刷向电子的过渡，也即，为一种从视觉向听觉的过渡。如麦克

卢汉所言：“我们正在退出视觉的时代，进入听觉和触觉的时代。”

讯息的革新，反映着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各门艺术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图像统摄文字，视频又抢占图像。人体感官逐渐不满于平淡无奇的图文，转而向有声有色的三维空间里“触礁”。

其实并不是读诗的人渐渐少了。而是读“书”的人渐渐少了。当人们意识到这一问题，便开始向“有声读物”发起挑战。于是，越来越丰富的视听媒介为艺术服务了。

21世纪走向新媒体时代，引起诗歌发展的新浪潮，最大的改变体现在传播方式上。我们读诗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换句话说，诗歌本质其实并没有变，只是传播和审美的诗意改变了。诗歌没有没落，只是读诗的人沉睡了。它正期许有人随时唤醒它来。诗歌并非退出了视觉的领域，但它却也是在视觉转向中渐趋冷冻。只等在听觉和触觉时代中，靠热媒介厚待。

3.1 有“声”之年 以诗入歌

宋词，依照词牌，已被赋予了一段旋律。元曲，也是将文诗唱出来。从接收度上看，人类的听觉比视觉挑剔多了。人类可以闭上眼睛，不看，却不能关掉耳朵，不听。自人类出厂以来，这即是尽管不公平却不争的事实。

同样类似诗歌的语言，歌词比诗歌幸运多了。古今多少诗歌，只能成为书本上的符号，被人们任意选择视或不视。而歌词被旋律灌溉，唱了出来，便强行让人们听见了。

歌词的流传甚广，又可因为旋律优美而加倍颂扬。通过听一首歌，人们迅速记住了它的词。却少有人，单纯看见词，便自觉地去背诵。唱与念，都可为诗歌带来更丰富的体验。21世纪随着电子音乐的发展，作词人复归将传统诗词写入歌词中，或以类似新诗的语言入词，创造出所谓“中国古风”的诗意歌词，再佐以五声调式（宫商角徵羽），添加中国乐器（琵琶、二胡、扬琴等），电子音效（刀剑、雨声、鼓点）的编曲，牵引出诗歌的新意象，也算是为诗歌的发展配上了一笔重彩。有“声”之年，诗歌摆脱了默片的束缚，迈入了有声的世界。

一首“从前慢”，唱红了网络：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 车马邮件都慢 /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原是木心先生的诗作，被改编成歌曲之后，一夜成名，广为传唱。随即歌中之诗，诗中之词，都被重新取出，慢慢小炒，又香飘十里。

3.2 多种感官 延伸视觉

起初诗歌“打败”散文进入人们眼球的是因它协美的韵脚与奇特的分行。那似乎已经注定着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审美由文字型转向图像型的转味。同为视觉产物，也会有分行之分的视觉快感。视觉方式，也在诗歌排版上玩味无穷。

在既定的视觉中，我们人为反应地安排了知觉。电报、电视、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发明，时代革新的不仅是灯泡照亮的温暖夜晚，更是将声光色影之美融合在一起，让文字与图像相遇，让声音与画面相配。基于多媒体网络的特质，将多种感官联系在一起。

通过调动多种感官，丰富了人们对诗歌的接受面，造成更大范围的通感。以听觉和触觉作为视觉的延伸。

4 传媒时代 诗歌醒来

4.1 网络传媒 诗歌复兴

科学与艺术，一直是人类生活不可离开的内容。如同将艺术之花杂交在一起，佐以科学为肥料，培育出满足21世纪大众消费的娱乐产物。电影贵为第七艺术，也可同时将绘

画、书法、诗歌、建筑等多种文艺活动带入人们眼球。有人开始在电影中读诗，电影画面、结构、台词也出现如诗一般的诗意元素。开始出现“诗歌电影”。不是说诗歌借电影上道，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这样一种关系。诗人为影视增添了诗意，影视也为诗歌的重新传播带来了可能。以诗人济慈的生平打造的诗歌电影《明亮的星》，牵引出济慈的诸多诗作，即为关注诗人的群体带来研究范本，也令影片中的诗作大为受宠。诗歌构成了电影的内涵，而在观影之后，济慈的诗也重翻新章。

媒体也顺势抓住了这一局势，譬如原创经典栏目《为你读诗》，以诗歌、音频、画入人心，每晚十点，由明星或演员为观众读一首诗，在传播诗歌文化的同时，也刷新着人们对诗歌的体验。公众号每日阅读量达到10万+。延伸产品如诗歌电台、图书出版也销量丰硕。以北岛、西川等诗人领头的豆瓣人文诗意类栏目《醒来》，以诗人读诗、诗人解诗的方式进行，得到大批网友们的订阅。直接聆听诗人解读诗歌，比购买纸质书籍更加引人注目。诗歌正在新媒体时代，醒来。

诗歌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反映着当代人们生活的寂寞感。在诗歌中逃离功利，寻求精神的舒张。大众也能参与到诗歌的评论中来。在线上交流诗意。

中国古典诗词，由于语言的隐晦，增添了理解的难度，反倒没有新诗那么易于传播。所幸新世纪对人文传统的重视逐渐剧增，为此，CCTV央视也打造了《中国诗词大会》等诗词节目。聚拢诗词爱好者展开诗词大赛，为普及国学起到了典型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以诗歌结合动画的形式，譬如中国唱诗班推出的《红豆》《元日》等动画短片，将诗歌改编成动画，令那诗中的美转化成细腻温婉的画面。本存在于想象之中的形象，忽然跃然幕上，将简单的绝句律诗变成了一个个凄美的故事。

4.2 新型时空 双向交流

诗歌的传播面临着新途径、新氛围。一是空间，二是时间，在新型媒体中，诗歌在这两面上均得到了扩展。

空间上的扩展，最明显的就是刊物和杂志，由文字语言的阅读传播，转向电脑、电影、电视等新媒介的传播上。只供阅读理解的诗歌文本，也增添了更丰富多彩的阅读方式。有三行情书竞赛、听诗电台等互动活动，从各角度突袭人们读诗的胃口。

诗人和读者的交流，也从单向扩展到双向，实现更加平等的互动交流模式。这在于，21世纪传播业的迅速发展，让读者与作者的思想观念跨越时间与地点的鸿沟，得以在“地球村”内交融。既别于印刷时代单向交流模式，也打破了农耕社会口耳相传时代的闭塞与距离。思想置换的盲区减少了。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诗人读者，无论海北天南，接受的讯息趋于平等。这也许是21世纪新媒体时代对诗歌的最根本影响。

方便、快捷、迅速的传播，省略了编辑、校对、出版的繁杂步骤，即刻享受当下的热点与快感。在这种模式下，部分诗歌也疏忽走险，稍不留神走向粗制滥造的危境。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严控质量也成了重要关卡，为免诗歌艺术在洪流中丧失本真，还需拒绝粗制负面的讯息钻入诗歌的净土。

参考文献：

[1] 赵存会，许倩．深入浅出，乐学古诗[J]．文教资料，2020(13): 71-72.

作者简介：

谢钰芬（1994.12—），女，汉族，籍贯：江西赣州人。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助教。硕士学位，专业：美术 新媒体艺术。研究方向：新媒体艺术理论与创作。